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八

鄞 全祖望 紹衣

雜著 一

武王不黜殷辨

或有問於予曰謝疊山上劉丞相書謂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師不能抗夷齊二子之論武王太公廩廩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竝王使三監淮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爲上公也如疊山言則是殷周之際有二王竝立也有諸予曰子亦嘗知天人之

旨乎以有天下者之子孫而言是祖宗所世守也斯卽
一成一旅不可輕以予人是固在人之見也自天言之
則國非一家之私也雖繼世嗣統者或未嘗不爲之少
恕而至於貫盈則訖其命而非爲過是以爲之臣者得
應天順人而取而代之故使武王未嘗黜殷則必受辛
之惡未絕於天確然有不當黜之義而渡河之舉反爲
逆節當黜而黜武王固已奉天命而行之安有東帝西
帝之謬而見於大聖人之世者或曰殷周固不得並王
使武王誅商之後立武庚繼殷而退就藩服不稱尊號
迨小腆自作不靖然後不得已而黜其命豈不更善予

曰爲斯言者總有一武王非聖人之論橫於胸中而疑
乎黜殷之非者也夫令武王果執臣節亦必不立武庚
何也受辛之惡不止蔡叔而有天下之與有國又不可
同年而語也罪人之餘斷無君臨萬方之理或求微子
於遜荒之中而立之以箕子微仲商容膠鬲之徒左右
而先後之武王退居於鎬不必別爲善後之計也豈俟
立之監而置之輔哉武王之所以不出此者洞見夫天
人之故革命而無所嫌也旣不出於此受辛旣死姑封
其後以主旣屋之社以延六百年之祀可也其不遷之
異地者以累世之宗廟陵寢在焉此武王之仁也說者

以南巢之放未嘗封夏後於故都夫聖人之事亦豈必相襲乎且子將以伯夷之事果有之與否叩馬之辭雖未足據而不食周粟則古今所傳也使殷實未嘗黜則粟固未屬周也伯夷誣武王矣曰然則疊山何以有此言也予曰疊山當元人既下江南思延宋祚特有為言之也不然曾是民無二王之旨而儒者乃未之聞也哉

江源辨

河源遠而江源近江源之不始於岷山猶河源之不始於積石昔人所同辭也雖然謂不始於岷山則可離岷山以求江源則不可自明崇禎間江陰徐霞客謂河源

在崑崙之北江源在崑崙之陽常熟錢氏為作傳盛稱其言而吾鄉萬處士季野已力辨以為妄或曰霞客所指殆即金沙江也然錢氏述霞客語謂江源與金沙水相竝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則似乎別有可以稱一江者今以輿地按之殆即鴉礮之泉霞客未知其名耳至近日李侍郎穆堂則直以金沙為江源乃祖霞客而復變之按方輿路程圖西番之阿克達母必拉西番人云必拉者江也南行千八百里始有金沙之名又東南九百里至雲南之麗江府又行千四百里至四川境又行千二百里有打冲河來會之又行千四百里至馬湖府又東行二

百里至敘州府與岷江會凡六千九百餘里而岷江自羊膊嶺至此僅一千八百餘里故侍郎謂水必以源遠者爲主而近者從而附之今不以六千九百餘里之水爲源而反主一千八百餘里之水其勢不能以相統然無如禹貢明文確不可易如侍郎之說當自金沙入四川以後穴山通道直抵羊膊嶺而後與岷山導江合且可與河源之自崑崙而積石者相比不然姑無論岷山之不得以羊膊盡之也卽羊膊以來之水已由松而茂而敘歷一千八百餘里矣安得忽指金沙之自滇來會者以爲之源也哉且侍郎旣以金沙爲江源而又自狐

疑其辭謂西番之查楚必拉亦發源於崑崙南行二千餘里納東西大水十餘名鴉礮江又南行六百里卽所謂打冲河又入百里而會於金沙凡五千里而至敘似亦可以爲江源特以視金沙較近一千餘里故弗取按此卽震客所云與金沙竝行南下者更就其遠近以爲定說夫以四瀆之在天壤且明著其文於遺經而可任吾之擇而取之乎且以洪武閒宗泐之言證之其云西番抹必力赤巴山者東北爲河源西南爲江源然胡處士肅明以是山爲其龍山非崑崙若據都實昂霄所記以西番朶甘思之西爲河源雖不知其卽抹必力赤巴

與否要之去崑崙尚遠斯皆前代史書與方輿圖之可
攷者也然則侍郎所謂高山聳峙因據之以爲崑崙者
侍郎自以意定之耳況累代之窮河源也皆以天子之
力不能得其要領是故漢武張騫所定則唐人非之薛
元鼎都實所定則明人疑之今欲鑿空求一江源視河
源爲更遠不亦過歟陸放翁曰吾嘗登岷山求江源不
可得蓋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豁牙起伏走蠻箐中皆
岷山也李贊皇曰岷山連嶺西不知其極薛士隆曰今
自岷洮松疊以南大山峻嶺班班可攷者皆岷山之隨
地立名者也括地志謂岷州溢樂縣南連至蜀幾二千

里皆名岷山拙明墨守班志以爲必在氏道西徼之外
方可當之亦非通人之論近有引江源記者謂在臨洮
郡之木塔山拙明駁之然木塔亦岷山之支峰必有水
入江故云然也愚最取范石湖之說以爲大江自西戎
來自岷山出舉其大略而不必確求所證於大荒之外
蓋河山兩戒南紀以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爲越門北
紀以三危積石負地絡之陰爲胡門而河源江源竝在
極西以其九州之表故禹貢略而不書必指其地以實
之恐如宋孝宗之所以誚程泰之者矣侍郎之學淹貫
古今方今人物愚所首推而江源攷失之好奇故不敢

不辨

○辨宋祁漢書校本

景文漢書校本今不得見其全監本引入寥寥杭堇浦從勵文恭家見宋槧漢書則其中引之甚備喜而鈔之予亦以得所未見及細閱之乃知非景文之書南渡末年麻沙坊中不學之徒依托爲之何以知其然也崇文總目景祐二年祕書丞余靖上書國子監所收史漢本訛誤極多請行校正詔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與靖洎直講王洙雝對靖等悉取三館諸本及先儒注解訓傳說文字林之類數百家之書以相參校凡所

是正增損者數千言逾年上之稱爲新校史記前後漢書靖等又自錄其雝校之說別爲三史刊誤四十五卷是諸公固共有刊誤之作而非景文一人之書也而是本實頻引景祐刊誤本則或者景文晚年別爲一書以行亦未可定然使景文果別有是書則晁陳趙簿錄中必載之馬竹村通攷亦必載之而絕無有況景文既身預於刊誤之役而其引之儼如易代前輩之書何也是其可疑者一也又其頻引陽夏公之言陽夏公者謝希深也景文爲歐公前輩希深歐公之友景文卽引其語何至尊而稱之若此是其可疑者二也三劉漢隸雖發

之自原父。直至仲馮始卒業。觀劉跋所跋尾。則出行於世甚晚。景文卒於嘉祐六年。於原父亦前輩。乃頻引而駁之。是其可疑者三也。司馬公生前祇封河內郡公。身後乃贈溫公。今以景文引其語而亦稱曰溫公。景文安得至哲宗時。其可疑者四也。朱子文者陋儒也。其論漢書最可惡。雖不知其時代。然出於南渡以後。景文安得引之。其可疑者五也。景文之學極博。倘出於其所校正。必有可觀。今鹵莽庸劣之甚。至不知漸江之爲浙江。而疑以爲誤字。則是水經注尚未寓目者。曾謂景文而有此。其他可發笑者。益更僕數之。而未能盡也。然則其中

所引南本浙本越本邵本安知其非信口捏造者乎。董浦方爲疏證。故以此書之大略告之。

○辨南史陸法和傳

陸法和之與王琳。皆自梁入齊。史臣遂置之同傳。非也。法和豈王琳之比。蓋一庸人耳。其破武陵王紀也。由任約之功。其破任約也。由胡僧祐之功。法和無力焉。跡其好言未來之事。不過鹵莽道士伎倆。忽自稱司徒元帝。以其素號能前知。遂授之已妄矣。江陵之陷。史稱其自郢州入漢口。將赴難。而元帝止之。謂此閒自能破賊。不須離郢。則尤捏造之言。當元帝夜登鳳凰閣。見翼軫閒。

有客星。徒倚太息。憂其必敗。故徵王僧辨於揚州。王琳於廣州。徐世譜於信州。以至任約。劉藥之兵。無不召焉。豈有郢州最近。而反遺之之理。其詔僧辨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豈有以破賊自誇。而止郢州援兵之理。當時宇文之兵甚盛。以王僧辨之宿將。裴回不前。奮不顧身者。止王琳耳。而以道遠不及。彼法和者。固未嘗勤王也。胡身之謂法和。卽至江陵。豈能制魏兵之攻圍者。其徒托爲之言。以見其能知來斯真論世之識矣。史又言其反郢也。著衰經壘城門。坐葦席。以爲喪君之禮。法和進不成。勤王退不知城守。已有改事。二姓之心。尚何持服之有。蓋是時荆楚諸臣。俘入關中者十九。而法和降於鄴下。故得任爲虛誕之言。而無人以質之。雖然。李百藥之徒。非良史才。不能辨法和之妄。固也。通鑑又從而紀之。不亦惑乎。賴有身之之註。能正其誤。吾故爲之申其說。

辨鄴江先生墓誌

鄴江先生極爲荆公所重。其墓誌係荆公作。然不載於集中。惟舊志引其語曰。四明立言之士。自先生始而已。至聞藥泉作鄴縣志。始盡錄其全文。予疑其冗蔓不類荆公文體。及觀其所記門下弟子自豐稷袁轂周師厚

諸人外又稱遊學者有張機張邵張郊張祁張郊祁皆
邵之弟邵係徽宗宣和三年進士建炎初假禮部使金
補其弟祁爲明州觀察推官遂家焉邵於紹興十三年
歸自金二十五年卒於廣德而鄞江先生卒於至和二
年邵兄弟能遊學其門最少亦不下弱冠而自至和以
及宣和凡六十七年始登第又八年始使金留十四年
乃歸又十二年始卒抑何其長年也以豐尚書之輩行
相去幾三世而謂其同門不亦謬乎此蓋王氏後人之
不學者僞爲此文載之家乘而葉泉修志遂錄入焉或
曰桃源先生爲鄞江之猶子邵兄弟或嘗經受業而誤
以爲鄞江此於時代尚不甚遠然卽如此說而誌文之
出於依托亦可知也

崇教寺楊義婦事紀疑

吾鄞崇教寺在湖曲其中有女伽藍像雙珥弓鞋而鬚
眉則男子所稱楊義婦之子德順也寧波府志鄞縣志
載其始末極詳顧不見於成化以前諸志至嘉靖志始
有之據云義婦係唐乾符時人又云義婦之子控於有
司不得直乃赴汴訴之朱溫行營卒報其父讐予竊疑
事在唐末而歷宋至元胡以諸舊志皆漏遺且乾符唐
僖宗紀年也其時安得有朱溫遽領行營倘謂係朱溫

據汴時則錢鏐已立國黃晟已領明州雖浙中嘗羈縻於中原而不過遙奉正朔況中隔以淮南之楊氏亦非朱溫威令所能及也近讀宋徐仲車集中有淮陰義婦詩序與楊義婦事極相肖序謂淮陰商人之妻李氏有姿色同商者見而悅之道殺其夫厚爲棺殮持喪以歸給云溺死盡歸其財無毫髮私於是伺其葬畢除服遣人請爲婚自陳有義於其夫婦亦感之遂許嫁生二子矣一日大雨庭下積水水有浮漚其人顧之而笑義婦問之不應固問其人以伉儷已固不虞其有他因以實告曰汝前夫之溺我實爲之已溺復出我以篙刺之始

沈其時浮漚之狀正如今日義婦默然乃伺其夫出卽奔告有司卒正其獄夫讎旣復自念以色累夫以身事讎讎人之子義不可容乃縛二子投之於淮已而自投焉斯事與嘉靖志所載一一符合獨謂楊義婦有遺孕其後夫將商於外囑曰所生女也育之男也必不舉已而生德順托言得女因爲女妝故寺中之像如之又謂楊義婦死德順念以母故死其父復以父故死其母遂就崇教寺出家此一節爲稍異耳里中至今呼爲纏足祖師遺塑猶存事跡亦非鑿空所能撰古今人固有前後如合券者風教所關亟宜表章不敢以嘉靖志爲誣

特疑人代之有舛誤耳仲車復曰或者以其生事二夫
不得謂之義是大不然義婦之嫁初謂其人果能殮其
夫不私其財故感而許之迨生二子房帷之好已篤顧
能復讎殺子又自殺其身昭乎如白日之照九泉可不
謂義乎斯言也卽移以作吾鄉楊義婦之定論可也

辨李國楨事

明甲申以後死事諸臣傳傳聞異詞多不可信然無若
李國楨之妄者先是懷宗念寇禍亟用人屢不效思委
任勳衛曰畢竟是吾家世臣於是使魏國徐弘基成國
朱純臣襄城伯李國楨分掌兩都兵柄而國楨得京營

總督國楨不曉軍務京營兵數十萬舊例每一堞守兵
五人戰兵列近畿要地國楨省軍費每五堞實一人其
餘散遣居鄉戰兵反居城內事亟九門晝閉守兵不得
入戰兵不得出國楨遂束手無措賊入城遽降於賊帥
張能能索金繒數萬國楨唯唯歸寓而所居已爲他帥
入踞一無可得賊怒榜掠之兩脛俱折以荆籬擡之國
楨不勝痛楚夜解帶自縊死或盛以柳棺置道旁血淋
漓於地見者指曰此李總督也北平王錦衣世德嘗親
見其事而記之弘光定六等逆案尚書解學龍秉筆國
楨在降賊諸臣之列及阮大鍼更定南京諸勳衛爲之

請謬稱殉義儼然贈爵賜諡矣前此京城未破時都院李邦華請南遷實爲國楨所阻見南都姜閣學曰廣疏中野史不知反謂國楨力請南遷又云帝后葬日自縊其旁攷左侍郎懋第北使密鈔及趙吏目一桂紀事二書載帝后之葬甚詳初不及國楨一字然世猶以當日謚議與野史所載爲疑予故爲按其實而歷辨之

○原緯

偶讀竹垞說緯嫌於其顛末尚未盡因更爲攷索以疏證之其見於竹垞所述者不復具焉

緯書之說爲吾黨所羞稱然除災祥怪誕之外不無可

采如律歷之積分典禮之遺文旁羅博綜其言有物但使擇焉而精未嘗不極有關於經術也按隋書經籍志漢世緯書大行言五經者皆爲其學惟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妖妄故因魯恭王河閒獻王所得古文參而攷之以成其義然則讖候流傳直出諸經師箋故之前後世以爲始於東京者尙攷之不詳也銅符金匱萌於周秦之世王澤旣衰僞言日起但百家雜流不過自名爲子而緯則竊附於經是以儒者不免爲所惑以聖人春秋之筆削重以子夏之謹守也而再傳之公羊遂有善讖之名然則其淵源不亦遠乎

哉是故秦有公孫枝之冊而兆西戎之霸趙有董安於之冊而兆孟姚之亡陳寶之祀野雞萇弘之射狸首或識三戶之復楚或徵二世之亡秦夫孰非圖籙之微言也且夫天垂象見吉凶是不易之理也五行之運如環無端是自然之運也爲緯者未嘗不竊是意以炫飾其間豈知其惑世而誣民一至此哉吾觀西漢大儒雖以董仲舒劉向尚不免於災祥之說則隋志所云果爲不誣又未嘗不歎儒者之不善讀緯而反以其所學陷溺其中也若鄭康成於緯或稱爲傳或稱爲說正義以爲漢時禁緯故特諱之則未必然隋志漢時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安在其禁之也觀康成答張逸曰當爲注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隱其名然則康成因已黨錮之故有所忌而不言耳非漢世禁緯之明文也獨隋煬帝焚緯書而唐初諸公如孔穎達李善輩皆淹通貫穿則其在民間者亦未能盡毀也經學旣昌彼妄誕者將何所用之哉

○原命
古人之談命者多矣王魯齋言以日計時得命一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計以歲六十其月

則得命二百五十九萬二千宋景濂謂一日之內同時
生者不少而顯晦吉凶壽夭或懸絕故趙普與軍校蔡
京與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童軒亦言高穀與
李昂單昂與王稽皆同甲子而絕不相似余中之衍皇
極經世之說推其淵源於王天悅謂某甲之年月必得
某甲之日時而後富壽苟得某甲之日時而遂貧賤水
陸舟車之所產東西南北之所居莫不有合此其所以
有同物而不同運者莊定山曰如此則福善禍淫之語
不足信也黃黎洲調停之曰支干之不足言命審矣顧
大賢如橫渠西山亦喜談星歷之學以推驗事變豈其

見不及此善言天者徵之人事善言人者驗之天命夫
善與人同卽爲合德知過再犯卽爲轉趾聞善不信卽
爲孤神財不儉用卽爲耗宿此以人合天者也日月之
交食星辰之凌犯陽九百六之厄君子以恐懼修省此
以天合人者也天不能以一定之數制人事之萬變星
翁欲掃除其萬變者而拘攣於墮地之俄頃固不足信
然并俄頃而去之則天豈以空券枉矢如周赧曹髦之
在上乎兩者皆失故必合天人而言之則卽俄頃亦天
之八柄也黎洲之言欲通兩家之郵而未免依違爲調
人之見其於天人之際未盡焉夫天自有八柄以馭人

而不在乎支干甲子之間蓋天之所以賦人者理也顧理不能不乘氣以行氣凝而成質而後爲人理純而氣駁氣猶虛而質則實天亦不能求其齊矣原天之心。上之豈不欲人之皆聖賢而無不肖乎而不能也。次之豈不欲聖賢常居后王君公之位。以臨治一切黎庶之。不肖使天下常治常安乎而不能也。又次之豈不欲人之皆康強而無短折。皆溫飽而無飢寒乎而不能也。夫天亦豈有所厚而聖賢之。而后王君公之。而康強之。而溫飽之。亦豈有所薄而不肖之。黎庶之。短折之。飢寒之。不特此也。方且若有老耄昏瞶之顛倒。而聖賢而黎庶之。

短折之飢寒之。不肖而后王君公之康強之溫飽之。則皆命也。天之所無可如何也。夫以天之所無可如何者。而以是爲其八柄。不亦誤乎。曰然則八柄安在。曰天亦但能操其常而不能操其變。故天亦有時而窮然而其變也。究亦未嘗不合乎常。彼儒者福善禍淫之說。時亦有不驗者矣。而不知無不驗也。回而夭。跖而壽。回若劣於跖矣。夷齊而餓。景公而有千駟。夷齊若屈於景公矣。文謝而死。畱王而顯。文謝若拙於畱王矣。此一時之禍福也。千百世之是非昭然。華袞斧鉞施於蓋棺以後。此一定之禍福也。彼據目前易過之跡。如朝露如冰山者。

而以是爲天之八柄淺之乎言天矣夫富貴貧賤壽夭之變。天有時窮於無可如何則區區支干甲子。豈反有常數之足憑。若求其足憑。則惟盡其在我而他無預焉。故孔子於伯牛之死也始言命。於公伯寮之愬也始言命。聖人之言命也必其窮於無可如何而後以命聽之。非如言星歷者有覬乎將來之休咎也。是卽孟子所云不謂命者也。故黎洲之言天也固其談命也支。

原社

今世重社祀一府一州一縣皆有之而又有城隍之神又有所謂府主之神何其多歟全子曰是未攷古之社

禮而失之者也古者大社之外有國社有鄉社有里社今天下府州縣之社皆足以比古之國社其鄉社里社無聞焉社神者府州縣之土神也古人之祭也必有配故社之配也以句龍降而國社鄉社里社則以其有功於是國是鄉是里者配之今世之社無配而別出爲城隍又岐爲府主是皆古國社之配也又降之而一都一鄙皆有境神是卽古鄉社里社之配也古人合之而今人分之且失其正而存其配焉耳夫古之得配食於社者必官於其土而遺澤足以及民禮所謂勤事而得享者也或以鄉老韓子所謂歿而可祭於社者也此卽今

之所謂名宦所謂鄉賢而附祀於學宮者也古皆附之於社今人一變而為特祠再變則盡入之於學宮而又於其外別標所謂城隍所謂府主而與社並列則分之中又分焉是皆禮之迭失而不復能正者也尤可怪者世之城隍府主境神必求其人以實之又不就昔之賢守令及鄉之賢士大夫而反妄指漫無干涉之古人且撰為降神之蹤跡以欺人乃不經之甚者也大抵今世不奉天神而信人鬼故諸祠之香火其視壇壝奚翅什伯相過無他天神冥漠苟非誠敬之至無從昭假而人鬼則有衣冠像設足以為愚夫愚婦之所趨故今世而

欲正祀典惟正社祀而已其果足配食乎社者則存之否則汰之世有深於古禮之士其必以予言為然也夫

釋奧

古者原有奧神。禮器所謂燔柴於奧者也。蓋老婦之祭。歷世奉以為先炊。中夏則祭竈而以奧配之。又有專祭則禮器所云是也。太史公封禪書亦記先炊。是漢時尚傳其祭。奧之司火令。雖同於竈。但當時以為卑者之祭。禮文一切簡殺。故祭竈必用特牲三醴三黍。又制心肺肝為俎。先設主。後迎尸。祭奧僅盛於盆。尊於瓶而已。康成謂奧當作爨。後世皆祖其語。然康成改字多不可信。

志錄案奧神祀於

若五祀之祭

於奧者皆於宗廟

之祀不若於陰祀

蓋於社神也

以奧為爨一保

不云或心竈因竈

之異文推而祀字

者此爨字說皆

禮儀即司五祀奧

大戴禮禮記云竈

者之稱也

此者禮記為祭也... 祭之禮其神一為饗爨宗婦祭之一為饗... 爨者祭之俱在廟祀尸卒食之後而不聞先炊有二... 是則古人蓋別有奧神康成之說非也由此推之則王... 孫賈之意蓋指蘧伯玉顏雝由之徒不過備員未若已... 之炙手可熱獨當時而用事而亭林顧氏有奧果何神... 之疑亦可以釋之矣亭林別謂奧竈當以地言同一媚... 也與其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閒之區竊謂... 如以地則室西南隅最為幽隱所稱奧援之力未必不... 與煬竈相上下耳

釋竈

竈以掌火為事實與門井戶雷各有專司而其他無聞... 焉不知後世何故加以司命之稱謂其能言禍福於帝... 是在宋孟元老夢華錄云然蓋由來久矣按天官書文... 昌六星有司命即周官太宗伯樛燎所祀者也在武陵... 太守傳又以為三台之星若祭法七祀其一曰司命鄭... 康成以為小神居人之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是與文... 昌之星不同熊安生作義疏據之以闢皇侃之說愚謂... 七祀所列亦不得謂之小神要與天官書所云有別耳... 援神契謂司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 有隨命以督行趙邠卿曰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

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夫行善得惡似未可言謫暴若白虎通所解又微不同要其大旨則無殊也漢制掌之荆巫民間則刻木為人長尺二寸居者別貯小屋行者攜置篋中每以春秋之月祀之是古者原有司命之神特巫覡所為以之解七祀尚非今加之於竈則愈舛矣

先聖前母祀典或問宗廟禮制疏請崇祀先聖前母施乾隆二年副都御史海寧陳公疏請崇祀先聖前母施氏事下廷臣集議舉朝不以為然禮部侍郎桐城方公獨爭之眾莫聽御史桂林謝公初亦以為宜祀而次日

以疾不至遂更無爭者客或以問予予曰吾聞諸公之阻斯議也據奏先聖前母見家語而今家語無其文則不足信也夫小司馬所引誠不見今家語然今家語出於王肅顏師古註漢書以為非復劉向所定則小司馬尚及見劉向之書也今因王肅之書所無遂據之折劉向何也客曰此孔氏家事使其果有衍聖襲公已久何以未嘗上請予曰國家追崇先聖至五世聖裔之官且萬年皆孔氏家事不必盡出其子孫之請況孔氏譜系之古莫如祖庭廣記首引劉向家語諸公乃概未之見耶客曰是則然矣顧今家語後序有聖父出妻之文得

魚... 卷四十一
母所出者之卽前母耶果爾則追崇亦未可輕議予曰
此何言也而可信耶孔氏三世出妻稍有識者無不知
其妄也古人固不諱出妻然不應聖門獨如是之多彼
爲此語者始於檀弓檀弓之誣先聖及諸高弟不一而
足而此爲甚且鄭康成之解亦與王肅異康成言先君
子喪出母是聖父出妻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是先聖
出妻子上之母死不喪是子思出妻而子思之母死於
衛則以爲伯魚死而嫁是聖門四世三出一嫁亦不幸
之甚矣王肅又變其說謂聖父出妻卽子思所言先君
子喪出母也伯魚出妻卽子思之母死於衛也子思出

妻卽子上之母死而不喪也而於先聖之出妻則爲之
泯其事乃後人之言又與鄭康成王肅異謂子思所云
先君子指伯魚是先聖出妻而伯魚子思亦皆出妻則
聖父又幸免不特其事之誣妄又可見其說之倏移而
上倏移而下初無定也此本不足當儒者之辨而欲據
之以議祀禮不亦異歟客曰先聖前母旣無子則其出
未可知也予曰古者妾媵有子女君得免於出聖父之
筮生孟皮矣施氏不應出也且先聖之配拜官氏亦鄭
康成之妄指以爲出者今未嘗不祀也何獨於前母則
信之深也客曰凡國家典禮定於大宗伯今尚書張公

取羣議而折衷焉子以詞館新進曉曉置辨是爲出位
予曰漢時有大議雖太學生亦得預聞宋則三館兩制
並在集議之列今固無此例而子辱以下問姑陳其所
見耳且吾見尚書之議祀典矣近者方侍郎請湯文正
公從祀聖廟此天下之人皆以爲當從祀者尚書有憾
於侍郎謂文正公行誼節概雖無愧儒者而平生未嘗
著語錄不得與陸清獻比首揆從中主其議遂格不行
今者因侍郎之爭而力排之猶前事也客變色逡巡而
去因詮次其語以質後世議禮之君子

○左氏謚說

春秋之謚宗周而外晉魯齊衛最具鄭之七穆皆不書
謚最後始有罕武子國桓子而馮簡子不知其爲公族
與否且其人雖賢顧本末不甚詳并佚其名而存其謚
子產之謚別見外傳以宋諸卿之多賢其謚無一見於
傳者陳之書謚者三而司馬桓子公孫貞子名無可攷
獨轅宣仲名存而事畧備其餘惟邾有茅成子耳吾於
是疑左氏於諸國之史亦未得見其全也尤有不可解
者王子帶而謚曰昭召伯奭暨其子盈而謚曰莊曰簡
魯之公子慶父暨其子敖而謚曰共曰穆公子牙暨其
孫僑如而謚曰僖曰宣衛之石惡而謚曰悼齊之高張

卻雙猶苦未減
藥盈如至可哀
矣即伯時君命
而死尤不自謂之
死賊也至子孫
味即始之謫猶
見人心之公

而諡曰昭。國夏而諡曰惠。然猶可曰諸臣雖以罪或死
或奔而業爲之置後。故徇其後人之請得良諡焉。亦已
謬矣。晉之狐鞫居而諡曰簡。卻雙而諡曰成。欒盈而諡
曰懷。齊之崔杼而諡曰武。衛之甯喜而諡曰悼。晉荀寅
士吉射而諡曰文。曰昭。魯邱伯而諡曰昭。則其爵已寡
其族已絕。誰爲賜之。豈其遺臣故吏妄爲立議。當時因
而傳之。而左氏亦遂從而載之。則是出於亂賊之徒之
口而竟以登於史乎。其閒惟齊之國佐諡曰武。魯之臧
紇亦諡曰武。紇之後從亡而出者諡曰哀。衛太叔疾諡
曰悼。此其罪未甚而宗未覆者。或稍可寬也。子家羈之

諡曰懿。則以其人有大節而又野死。或出於魯人之公
論而追賜之。未可知耳。吾以是時諸侯之例攷之。唐成
公陳懷公皆弱小亡國之君。顧皆有諡。是其出於遺臣
之私諡無疑。諸人之亦其類乎。嗚呼。遺臣不忘其君而
諡以哀之可也。大夫之有罪者而餘黨竊爲立諡。史氏
遂據以相稱可乎哉。安得百二十國寶書及古世本而
遍攷焉。

文說二首

作文當以經術爲根柢。然其成也。有大家有作家。譬之
山川名勝。必有牢籠一切之觀。而後可以登地望。若一

邱一壑之佳則到處有之然其限於天者人無如之何也唐宋八家而後作家多大家不過一二周平園樓攻媿力為恢張微近於廓水心則行文有蹊徑同甫尤多客氣其餘瘦肥濃淡得其一體而已有元一代規矩相承而氣魄差減明初集大成者惟潛溪中葉以後真偽相半雖最醇者莫如震川亦尚在水心伯仲之間獨蒙叟雄視晚明而擬之潛溪遜其春容大雅之致此又有隨乎國運而不自知者語曰文章天地之元氣豈不信哉

揚子雲之美新貽笑千古固文人之最甚者餘如退之

上宰相書潮州謝上表祭裴中丞文京兆尹李實墓銘放翁閩古泉南園記西山建醮青詞皆為白圭之玷就中言之放翁二記尚有微詞然不如不作之為愈也水心應酬文字半屬可刪吾故曰儒者之為文也其養之當如嬰兒其衛之當如處女

禁原蠶說

周禮夏官馬質禁原蠶鄭康成謂天駟主蠶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懼其傷馬臨川李詹事嘗語予曰此最漢儒不經之談盍嘗試之矣一院之中飼蠶於東秣馬於西曾不見其傷也予曰是固然天下之以

昌黎潮州謝上表歸命
君父之前言東而意益
不得以為疵玷

兩大而傷者必其力足以相抗原蠶雖多不過女紅之餘分閭位耳而謂其足以爲馬政之累乎然所以必禁之者則專爲蠶事計也今天下蠶利莫盛於浙東西吾故熟知其不可也凡桑柘之生三月而茂旣剪之以供蠶食則其木之津液爲之流者數日歷兼旬而漸有生意以復其初原蠶多則必復取新生之葉斬艾無遺而桑柘之氣大剝況其成絲於夏者爲質亦薄不足當春時之十五是欲博其利而卒并蠶之氣而耗之行之數年蠶且漸滅桑亦盡枯非贊化育之道也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是以桑柘用之於春而休之於夏不竭蠶之力非於馬政有所預也若夫天南極壤固有收八蠶之繭者斯則物產之奇不可以爲常故聖人於中國必禁之或曰掌之於馬質何也曰周禮蠶無專官而天駟實以馬祖兼蠶神則禁原蠶者馬質掌之夫豈以兩大之故哉

說蘋婆果

蘋婆果來禽皆柰之屬特其產少異耳蘋婆果雄於北來禽貴於南柰盛於西其風味則以蘋婆爲上柰次之來禽又次之新城王氏羣芳譜尚攷之未晰佛書所謂蘋婆果肖如來之唇正指北方之種而言非柰也王氏

計即後此項梁一呼而八千子弟響應亦燕之餘烈耳
若戰敗遽死雖不失為忠感人不若是甚也竊歎秦滅
六國其世臣無能與國同患者收餘燼以相抗止楚之
項燕狙擊諸博浪沙中以報故國之讎者止韓之張良
究觀秦所以亡陳勝假之以發難項藉因之以成事而
張良卒收其功世臣為故國重於此見之當取以補六
國年表之闕事蘇指六國平表

拾漢豫章太守賈萌事

新莽篡命首舉兵南陽討之者安眾侯劉崇也次年舉
兵東郡討之者翟義劉信也其謀劫殺莽立漢宗室者

期門郎張充等也俱在莽即真之前既即真舉兵東膠
討之者徐鄉侯劉快也班氏不能特表之合為忠義列
傳故其事之詳不可得聞然其名俱得見於通鑑獨酈
善長水經注載豫章守賈萌殉節與翟義同其為安成
侯張普所賣與張竦同亦見太平御覽而班書并其名
不列於史故通鑑亦失載世之熟於酈註者寡矣因記
之

8 記王荆公三經新義事附宋史經籍志

荆公三經新義至南渡而廢棄元祐時不過曰經義兼
用註疏及諸家不得專主王氏之解所禁者字說耳獨

案謝山經史問答據漢書王莽傳賈萌以九江連帥為莽拒漢而亦謂莽之九江即漢之豫章連帥即太守是莽傳為可信與此說異

莆田黃隱作司業。竟焚其書。當時在廷諸公不以爲然。彈章屢上。按山堂考索所載。元祐元年十月癸丑。劉摯言國子司業黃隱學不足以教人。行不足以服衆。故相王安石經訓視諸儒義說。得聖賢之意爲多。故先帝立之於學。程式多士。而安石晚年字說。溺於釋典。是以近制禁學者無習而已。至其經義。蓋與先儒之說並存。未嘗禁也。隱猥見安石政事多已更改。妄意迎合。欲廢其學。每見生員試卷引用。輒加排斥。何以勸率學校。同時呂陶亦言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註未必盡是。王氏之解未必盡非。隱之誦記王氏新義。推尊久矣。一旦聞朝廷議科舉。則語大學諸生不可復從王氏。或引用者。類多黜降。諸生有聞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輒忿怒。欲繩以法。尤可鄙也。於是上官均等皆乞罷隱。慰公論由此觀之。元祐諸賢平心亦已。至矣。嗟乎。蔡京之欲毀通鑑。蓋隱有以啓之。韓忠獻所云鬼怪輩壞事也。二疏不載於宋史。特錄之以附於經籍志之後。

記先少師事

宋穆陵嗣統。吾宗會稽全氏自太師申王而下。皆以戚畹承恩澤。其由進士出身者。則少師府君諱清夫也。少

師爲越公次子一門貂蟬相望獨習詞賦取科第已而
屢遷至少師判湖州頗以盛滿爲懼未老乞休會稽唐
氏者亦舊家其遠祖通議公神道在山陰縣旌善鄉故
城山中先是寶祐時唐氏之裔以券求售少師以閒壤
畜之而已不知其爲先塋也久而知之瞿然曰梓里先
正雖其孫支零落然得無有議我者乎乃命守者禁其
樵牧而通唐氏之灑掃如故越二紀而少師致政歸唐
氏有名班者謀於宗老引古誼致書來請少師謝而諾
之再至卽歸其券且爲標其山徑之廣表繪圖致唐氏
唐氏感少師之德特勒石墓旁而剡源戴帥初爲之記

夫以少師當時之力於此空山固無足愛揮而還之直
敝屣耳顧吾以觀世之有力者雖以一畝之區甚或數
弓之地必竭其智計以爭抑思陵谷推移吾家所強據
而有之者能保其如帶如礪永弗失乎以視少師春然
雅量廣錫類之思卽以沛及枯之惠相去何如也適仁
和張秀才誠然以祖墓爲勢家所奪力爭之幾致奇禍
其後幸而得直請予書其事予因有感於剡源所記嘆
世風之日下并以告吾宗人載之譜乘補家傳之所未
備焉

記宋湖心寺浮屠妙蓮治錢唐江事

錢唐江湖其捍禦者爲海塘此外不聞其爲患獨宋理宗朝一見之顧舊史亦不甚詳其事祇杜正獻集中奏疏其陳穆陵卽位以來大變五大幸五而以浙江之決爲一變其平爲一幸然亦僅曰江湖失道摧陷衝擊已迫城闔幾不可以爲國而怒濤復殺寢安故流未嘗言其所以治也四明至正志云妙蓮者湖心寺僧有道術史衛王當國錢塘江變大作延妙蓮治之乃跌坐閉目誦呪江湖頓平予平生不信二氏之學然推原其故深服先儒之說以爲釋本於道至道何所本則未有言之者不知道家之祖蓋出於三代以來巫史卜祝之官歷

古聖王固嘗用之而其末流愈遠而愈失其真夫聖王通天地人以立教故典三禮者其屬有巫有史有卜祝斯其官不可視之爲賤者之流也苟非有齋戒神明之德何以知鬼神之情狀而相與昭格昭格有所弗通何以聯天人於一氣是其術誠不得而賤之但聖王語常不語怪任德不任術如商之巫咸巫賢或謂其以官爲氏而七年之旱祥桑之拱但以修德禳之不聞其以術也世教衰人心壞卽史巫卜祝亦非三代之舊而道家之徒乃以其清淨之胸竊取而運之夫然後有驅役鬼神之法蓋斯人日役役於羣動其志氣不復能感通而

道人輩寂坐槁暝反成旁出之伎至於釋子之所為則
 又本道家而小別其門戶如妙蓮者殆亦苦身持力積
 久深造而後能之非聊爾之術所可幾也當是時君若
 相日耽湖山之樂格天之政夫復何有非是僧江患固
 未可知嗚呼以古聖王參贊化育貫通幽明之所寄官
 不能守其職而流入於異端彼拘墟之儒方斥以為誕
 妄不知夫庶子之紊宗閏位之冒統其源流有所自出
 哉吾聞元泰定間海岸大崩浮屠天岸取海沙詛之遍
 擲四隅足跡所踐海濤皆止是亦妙蓮之流也

記王之明事

江陰白孟新夢鼎其言王之明事係所目擊有足資參
 攷者孟新曰初傳太子南來予即同友人往跡之甫出
 城即有百餘騎馳來云往衛太子者至某寺其門鍵嚴
 甚有窺者騎輒以白楮擊之俄而有勳戚數人至亦不
 得入內傳語曰太子勞諸公倦甚請以明日皆去雖寺
 僧亦不得見太子何狀也酉時馬士英遣人至即入之
 漏五下錦衣馮可宗以騎至言迎太子戒僧無動有起
 者即殺之遂以太子去明日使朝官雜識則皆言非矣
 南京失守士英走有入其第者得馮可宗一緘自稱門
 生言密啓獄事恐動人耳目當早決其月日正太子獄

時事也。然則王之明事其蹤跡誠屬可駭竊意方流賊破都城。戈甲雲擾。太子何由脫身南奔。故後人亦多疑其僞。但士英輩之所爲則妄甚矣。

記馬士英南奔事

士英奔至杭。擁所謂太后者來杭。城士庶皆得入見。太后身長衣黃。南面立。問以國家禍亂及官府事。皆不能答。或曰。此士英母。或曰。官人也。其後士英走。太后不知所終。吳農祥云。

記許都事

許都之禍交口稱其誣屈。而陳公大樽何公慤人徐公闇公言之尤甚。大樽身在行閒。至以殺都爲負辭。給事之擢棄官去。闇公尚責大樽不能力爭而慤人爲職方。薦都知兵。兪旨之下在都。死後數日。南都史公時亦以檄召之。故黃南雷吳梅村毛西河所言皆祖諸公之說。獨吳徵君慶伯以爲不然。言都本無奇才。特以喜結市井無賴得人心。健兒俠客暨方外之不逞者皆歸焉。都所結多不能給。遂肆劫奪。至宣平之官庫亦爲所掠。又假中貴之符召兵。事發自知不免。遂反。果如此。則都不容誅矣。竊疑華亭諸君子以立功自喜。誤信都或有之。史公更歷事多。豈有不審其才行而遽爲檄召之理。慶

伯之父中允預於討都官司聲罪之詞容有過實而慶伯亦遂詆之已甚總之都旣揭竿爲賊則下流蒙謗終難洗雪但尚讓張元洵非端士設得如史公者駕馭之亦或可收其用而有司復爲激變此紛紛之論所以尚爲之惜者也

拾中丞高公鄖陽舊卒事

流賊之攻鄖陽吾鄉高公以疲兵扼之賊屢至屢挫而去思陵用公爲陝撫南中又用公爲湖撫時大兵已下陝公至不得前還鄖則亦內附矣時尚有老父在堂公乃閒行歸家齋志而卒方公守鄖有四卒最勇專任

劫營事賊至輒令出劫之四卒分啖生牛一隻火酒各一樽夜去竟入賊營但操一鐵鞭所擊立碎賊以刃禦爲鞭所格或折或墜皆不支又往來倏忽諸營爲之驚擾四卒及旦而還無傷者賊乃終夕嚴備不得休息而四卒出入自如非邏者所能遏其歸城也手中鞭皆牢不可開暝坐移時旣而張目大呼齊擲之公旣歸亦不知四卒流落何所其後有族弟故孝廉斗階以計車北行宿酒肆中主人翁老矣問知爲公族大不以其應試爲然斗階叩之不肯道姓名固問則曰吾昔從公鄖陽卽所謂四卒之一也因言公事甚悉且出鐵鞭示之嗚

呼方公自鄖歸天下猶多事以四卒之技何難改投以圖進用而埋身恐後觀其責斗階之言諤諤有古人風節斯不當僅以健兒相目者矣因記其事附之公傳後

記方翼明事

鄒氏明季遺聞穢誣不堪其爲張縉彥李明睿王燮各曲筆增飾是思以隻手掩天下目也然其中亦有一事可採謂南都翻逆案時奉化方翼明上疏諫發刑部擬罪此事他野史不載獨見鄒氏之書予初不甚信近始訪得其諫疏又知其爲李梅岑先生弟子梅岑故遺民風節之高者也當更博攷翼明之平生而傳之

記石齋先生批錢蟄菴詩

石齋先生在南都學人稱爲誠明先生蓋用昔人以加之橫渠者也吾鄉錢蟄菴尚少年以通家子請業取所作詩求先生點定先生批其卷首曰詩甚可觀然其中有贈女校書作近來此等習氣皆元規之塵也錢氏至今藏之明人放浪舊院名士多陷沒其閒雖以范質公吳次尾方密之姜如須馮躋仲黃太冲亦不免焉王玄趾爲戴山先生門下尤狎於此又狎伶人梁小碧小碧以此名重一時諸公賴有後來所造不至終爲此累耳讀方望溪記先生拒顧媚事真可謂峨嶠天半負然獨

魚耳亭集卷之九 卷四十九 九
絕者矣。予選用上者舊集就錢氏求螿菴詩獲見先生
手批之語爲肅然再拜而記之

浙西分地錄

浙江之地自明洪武中定爲杭嘉湖寧紹台溫處金衢
嚴十一府東寬而西迤其實自秦置會稽郡以來皆以
江南之蘇松常鎮四府爲西境直達於大江而止漢志
會稽郡治吳領二十六縣曰吳曰曲阿曰烏傷曰毗陵
曰餘暨曰陽羨曰諸暨曰無錫曰山陰曰丹徒曰餘姚
曰婁曰上虞曰海鹽曰鄞曰剡曰由拳曰太末曰烏程
曰句章曰餘杭曰錢唐曰鄞曰富春曰冶曰回浦則今

江南四府之地皆在焉後漢順帝永建四年始分會稽
置吳郡而移會稽之治於山陰蓋唐浙東分道所由起
吳郡則又今蘇州所由起會稽則又今紹興所由起孫
皓寶鼎元年又分吳郡合丹陽郡之地置吳興郡是今
湖州所由起晉武帝太康二年又分吳郡無錫以西毗
陵校尉之地置毗陵郡惠帝永興元年又分吳興之陽
羨合丹陽之永世置義興郡是今常州所由起元帝初
又分吳郡海虞北境置南東海郡寄治曲阿是今鎮江
所由起陳後主禎明元年分吳郡錢唐縣置錢唐郡是
今杭州所由起隋平陳置遂安郡是今嚴州所由起蓋

六朝揚州封內以丹陽爲王都而吳郡乃其近畿故多
合二郡爲揚州而以會稽爲東揚州又於吳郡之京口
別置南徐州以毗陵義興度屬之其後又置吳州震州
以壯形勢然開府屯兵則仍以丹陽自爲一局吳會稽
自爲一局是以宋顧琛爲吳郡得合吳興王曇生義興
劉延熙晉陵袁標之師以應袁顛而尋陽王子房應之
於會稽梁杜龕爲震州得合吳郡王僧智義興章載之
師拒陳而張彪亦起會稽是也唐之江南東道治蘇州
始復合古會稽郡之舊惟昇州則古屬丹陽而唐始割
隸之者迨肅宗乾元二年又分浙江東西道則西道於

昇潤蘇杭常湖之外并領宣歙饒江四州蓋兼有古豫
章郡之地東道於越衢婺明台溫處之外并領西界之
睦州其後西道卒罷領宣歙江饒而以睦州屬之東西
各領七州浙西鎮海軍使之治自憲宗元和而後皆在
潤州其後楊行密錢鏐爭浙西潤常兩州皆歸楊氏故
僖宗光化元年吳越移鎮海軍治於杭而吳亦仍置鎮
海軍於潤一如山東兩昭義軍之例吳越寶大元年不
通中國於是以蘇之嘉興縣置開元府是今嘉興所由
起宋平江左浙江西路復合但不領江寧蓋復古丹陽
之舊南渡後所分軍州亦猶舊界也元至正間始分嘉

興置松江府蓋會稽之西土自罷侯置守以來雖其中
離合不一而蘇松常鎮之合於浙西則未有異者若以
地勢民風言之則杭州而西應與蘇松四府爲一部江
寧而東應與徽池諸府爲一部揚州而北應與廬鳳淮
徐爲一部據大江而三分之是畫野之至當者唐以昇
宣歙饒江并入浙西未免有鞭長不及之勢而明初則
嘉湖亦當歸直隸將浙西不過百里胥失之矣嚴州自
六朝以來俱屬西界唐時暫隸之東不久卽歸之西其
東屬者亦非也

吳越浙東分地錄

浙江十一府以秦置會稽郡之封計之西雖縮而東則
羸蓋秦時會稽之東自浙江隔岸爲烏傷諸縣迤邐至
於山陰又東自餘姚句章至於鄞而止秦之置郡三十
六而閩中郡弗與焉今閩中之南境蓋有秦南海郡之
地其西境蓋有秦豫章郡之地非盡秦之故封也而吾
浙之台溫處三府則實秦閩中郡之北土秦之亡也故
越王無諸閩君搖以兵從漢滅秦高帝卽位封無諸爲
閩越王惠帝時又分閩越之地封搖爲東海王無諸之
所王者當卽今泉建諸府之地搖所王者當卽今溫處
諸府之地而福州則爲兩國之交若漢初會稽之屬原

祇二十四縣太守治吳其親轄者爲曲阿毗陵陽羨無錫丹徒西部都尉治錢唐其分轄者當爲婁海鹽烏程由拳餘杭富春烏傷太末鳥傷太末在東然由富春而上則在部內東部都尉治鄞其分轄者當爲餘暨諸暨山陰餘姚上虞刻句章鄞皆秦之舊也吳地記曰東甌亡於漢武帝建元二年漢遷其民於江淮其後遺民稍稍復出於是始立爲回浦縣其時閩越猶未亡也十六年復有事於閩越分其國爲二東越王餘善與越繇王丑竝立元鼎二年二國盡平亦遷其民而虛其地以其遺民稍出者立治縣於是增設會稽南部都尉治回浦而以治屬焉後漢既

分吳郡錢唐非復會稽之有始置西部於太末而東部由鄞而徙章安南部由回浦而徙侯官司馬彪云章安卽治然則臨海亦治地也分治地爲東南二都尉東部治臨海南部治建安晉書曰建安武帝時名東治後漢改爲侯官合二史之言攷之東治卽治縣也東部之由鄞而徙者蓋搖之封南部之由回浦而徙者蓋亡諸之封竟以秦閩中郡之全地附於會稽孫亮太平二年始分會稽東部置臨海郡則今台州所由起孫休永安三年始分會稽南部置建安郡晉武帝太康三年又分建安置晉安郡則今福泉諸州所由起明帝泰明元年又

分臨海置永嘉郡則今溫州所由起唐之興也豐建汀漳竝建而猶屬江東采訪使之治蘇者領之用漢制也其置福建經畧司自玄宗始其置福建節度使自肅宗始於是侯官都尉之地遂獨爲一道而東部則竟隸浙東蓋自天寶元年分溫州置處州計地而論直盡得回浦縣之境福建一道僅得治縣耳考漢太康記有回浦鄉在鄞縣南當卽南部故治然則回浦亦在台州之境與治相接當時以二縣包舉全閩也若孫皓寶鼎二年分會稽之太末諸縣置東陽郡是今金華所由起唐高祖武德四年分東陽之信安置信安郡是今衢州所由起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分會稽之鄞縣置餘姚郡則今寧波也是乃秦會稽郡之東境其時如金華之永康寧波之象山則尚係閩中之地所度屬者是浙東分地之顛末也以甌閩之界言之踰仙霞越杉關可以別爲一道若東甌允宜屬之浙中者也

百粵分地錄

百粵之於越蓋自無余裂土以來傳國踰千年子姓繁衍分闢天南之士凡職方不錄者皆爲所據芋區瓜疇各以成部其在允常句踐之先已有然者正如白狄赤狄之同出於狄舒庸舒鳩之同出於舒太史公乃謂越

亡之後宗支分散。或爲君或爲長以臣於楚。非也。閩越揚越。甌越。駱越之名甚古。不自七國後始也。周禮夏官有七閩。則閩越之自爲一種舊矣。史記當周夷王之時。楚熊渠興兵伐揚越。則揚越之自爲一種舊矣。永嘉爲東甌。鬱林爲西甌。故輿地志曰。東南有二越。則甌越之種不同。又可知矣。呂覽越駱之節。則駱越又一種矣。安得如太史公之言。以爲越亡之後所分乎。況以罷侯置守之界言之。百粵之地。所謂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四守。不在三十六郡之數者也。國語句踐之盛。西至於太末。東至於鄞。此僅僅秦會稽郡界。而於閩中以下四郡無預也。將謂其時四郡未有屬乎。則沃野六七千里。陸與楚之長沙豫章黔中三面壤地相接。水可由海道以通齊之膠萊。不特三江五湖之利也。以句踐之生聚教訓。有虛此而置之乎。將謂句踐滅吳後。所并據則淮泗之地。卒棄之而不終守。況四郡之隔以險阻。且廣袤而不及控馭乎。然則百粵之舊有君有長可知也。百粵之種本出於無余之後。故當越之強。則臣於越。越亡則臣於楚。蓋自楚衰而吳盛。吳亡而越盛。江湖以南。漸通於上國。而百粵介在荒服以外。尚仍僻陋之區。風氣未開。故庶民於強者耳。漢書注則謂自交趾以至會稽。綿亘南

東道里絕遠各爲種族未必皆夏少康之裔斯固未可
定然據其所云是百粵與越初非一姓而史記以越爲
楚滅宗支散處而後有百粵之稱者益不足信也已

鄞西湖十洲志

鄞西湖之勝至宋元祐開而極盛南渡以後皆遭變置
劉戶部所作圖已無存者嘉定開縣境圖則闕之近修
鄞志者聞有所指或合或否予爲拮拾舊文約畧故跡
大抵中央得四而東西兩岸各分其三舒亶十洲圖記
曰因湖上之積土廣爲十洲而敞壽聖之閣以名之是
十洲閣在壽聖院中王亘題閣詩曰山川如幻閣長秋

一島飛來伴九洲是壽聖院爲十洲首卽花嶼也前輩
張瑤芝以爲芙蓉洲謬已王亘柳汀詩曰臨流截得虹
蜺住畱作憧憧兩岸橋西憧憧橋卽今尚書橋東憧憧
橋卽今館驛橋是逸老堂卽柳汀也聞性道誤以爲月
島舒亶芳草洲詩曰小雨如酥露下晞嶼花汀柳自相
依明范侍郎指爲碧沚其說是也蓋碧沚最居北柳汀
在其南花嶼又在南自史氏構別業後始改名碧沚舒
亶松島詩曰歲晚何人同寂寞水西我有讀書堂舒氏
嬾堂在輿底而松島在東則真隱觀乃松島自史忠定
築觀改名竹洲張瑤芝遂疑爲竹嶼非也是中央之四

址也由松島絕湖而東為竹嶼劉琨詩曰清影扶疏月
際來以其接月島也晝錦橋當其南牢家橋當其北

一一道今已塞竹嶼之下為月島劉琨詩曰眾樂亭前月

滿洲以斜對柳汀也牢家橋當其南均奢橋當其北月

島之下為菊洲史氏寶奎里在焉直至平橋而止近人

誤以為松島是東岸之三島也由松島而西為煙嶼劉

琨詩溶溶曳曳拖輕素遮盡漁簑與釣槎湖上漁人皆

居畧底錦里橋當其南觀音寺橋當其北

橫河一道已塞在周觀察旁煙嶼之下為雪汀即報慈觀音寺也王巨詩曰梁公

宮裏舊池臺蓋指錢康憲朱邸而言觀音寺橋當其南

感聖寺橋當其北

聞性道誤以觀音寺即感聖寺遂并二橋為一

雪汀之下為

芙蓉洲直至袞繡橋而止近人又有謬以橋北隔河一

帶當之者是西岸之三址也嗚呼陵谷尚有變遷何況

湖上之區區者特據當日十洲之詩參以志乘尚可彷彿

其大概云

甬上寓公偶志

吾鄉僻在海上然累代星移物換之際必多四方避地

之士其後或畱或去要足以增吾鄉文獻之重不可遺

也國初如北平梁鷓林居鄞城東青神余生桐城方

子畱崇沙宋菊齋皆居湖上不波航中休寧江子雲居

城西華亭徐闡公居定海之柴樓張子退居浹口而其
 隱於僧寮者不預焉方明之初西域丁鶴年居定海金
 華戴九靈居慈谿永樂寺曹南吳志淳居鄞東湖山陰
 張玉笥居四明山中永嘉高則誠居鄞櫟社今尚有瑞光樓故址
 龍子高亦居慈谿南昌揭伯防錢唐楊彥常會稽盛景
 章魏郡邊魯生永嘉柴養吾俱居鄞而玉笥埋名傭於
 僧寺至死始有知之者其跡尤奇方元之初閩中謝臯
 羽以遊錢塘張玉田以小天台舒闡風劉正仲以授經
 胡梅礪以注通鑑葛慶龍以詩皆居鄞而慈谿黃東發
 居湖上又居同谷居小溪奉化曹泰宇亦居鄞此雖同
 郡而在甬上則為客寄更追溯之為南渡如魏山房張
 雪窗張於湖朱濤山皆定家焉不在此列若山東焦先
 生以理學居鄞大函山中吾鄉得私淑伊洛之傳自先
 生始晏尚書敦復居湖上又常寓昌國有昌國梵慧寺
 碑咏梵慧方丈梅花詩猶載於舊志浦城黃子游則居
 奉化皆寓公之生邑者也嘗思蒐輯諸公軼事遺文別
 為一錄以附圖志之後而卒卒未暇姑舉所知者牽連
 記其名籍以俟後之博雅者成予志焉

招寶山鐵符志

招寶山本名候濤山居民以其當海口商舶所經百珍

交集因以招寶名之或以為因山下蚌珠者妄也相傳
宋政和閒沈鐵符山下按況達豐惠廟記政和七年四
月樓異造畫舫百舵置海口專備高麗使臣之用又造
二乘舟錦帆朱鬣威耀若神投鐵符於招寶山之海中
以鎮之時有巨魚出現長數丈鱗角耀日觀者駭之然
則當時所製凌虛致遠凌飛順濟神舟之屬皆在是山
下也其鐵符殆林靈素等之所為道君方崇術士尚符
瑞而巨魚之祥守臣以此迎合邀再任矣嗟乎病鄉井
以博一官又造為詭異誣惑耳目異之罪不足責特外
夷貢使曾未幾至而燕山已塵起矣嗣君航海奔迸於

金鼇背上鐵符能少效其靈却埼頭犯駕之師否耶樓
氏畫錦堂世譜特變其說以為是時海潮坍溢民田乃
以鐵符自山投之於海泛濫以定因以名縣是樓氏子
孫自愧其廢湖給貢使之失而欲以此掩之不知定海
之得名在朱梁時又可見其後人之不學也已

志懸磁葑廟緣起

懸磁何以名廟因懸磁之葑也懸磁何以名葑肖葑形
也泉深不能及膝以竿探之自葑以下可至數丈歲旱
諸溪俱涸而葑泉湧不竭說者以為自葑以上如從空
中懸磁者吾攷懸甕之山見於山經則懸磁即懸甕之

類皆取於象形歟廟之神為誰殆葑神也葑神則不應有衣冠面目而流俗廟必有像有像則設為衣冠面目因其衣冠面目而別求其人以實之於是紛紛不一其說或曰是鼉峯逸民乃萬歷末年有神扶鸞而降自道其生時事頗類漢之董徵君里人咸曰懸磁者懸慈也因孝而得慈猶慈谿之以徵君也然尚未質言其姓氏或以為宋殿前巡檢張寶建炎扈從來鄞會金兵迫避難重躄負其母入山其母度不兩全投井而死寶亦殉焉故曰懸慈蓋因慈以愍孝子攷張寶乃衛士非巡檢扈從以鼓噪伏誅非投井無一合者而里人信之尤篤

至大署其神曰張公或又以懸慈乃老僧之名有道術嘗居於此歿而里人神之因為立廟是三說者皆改磁為慈遂并其地名而易之然不直曰懸慈廟而係之以葑則其為祀葑神也彰彰矣予故為之志其緣起

志阿育王寺舍利始末

南雷舍利辨謂吾鄉阿育王寺舍利自明嘉靖以來一失於胡制府防倭之師再亡於山民李氏三入於酒家其故物杳然矣因進溯前此數千年流轉不一其壽張為幻當更何如吾讀魏傳聞見小史鋪按傳言寺僧為舍利求放光多以夜半安排次日即有微驗則南雷之

前已有言其僞者然二家尚未原其始而詰之阿育王舍利其最著者在丹陽之長干李延壽扶南傳曰晉簡文咸安中造長干寺塔其後有西河離石胡人劉薩訶遇疾暴亡七日而蘇自言見觀世音語云洛下齊城丹陽會稽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因出家名惠達遊行至長干有阿育王塔掘入一丈得金函盛三舍利及佛爪髮乃遷於簡文所造塔之西別爲塔梁武大同三年開之因重修塔帝親幸寺設無礙食此事溫公紀之通鑑扶南傳又云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鄞縣塔開舊塔出舍利遣光宅寺僧迎至臺帝禮拜竟卽送還院入新塔此舍利亦薩訶所得則卽今在甬上者也然考會稽記云王導初渡江有道人神采不凡謂曰昔與阿育王同遊鄞縣置安身舍利塔阿育王捧塔飛行虛空入海弟子攀引不及一時俱墮化爲烏石如人形至今寺前數里有畧名烏石又十五里有塔嶼據此謂王導初渡江是在簡文帝咸安之前又釋感通傳曰晉太康中離石劉薩訶業弋獵病死而蘇云冥中見一梵僧告以宿業甚重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有阿育王古塔當勤求禮識可以免厄乃祝髮名惠達東詣鄞縣訪之一夕聞土下金鐘聲越三日見梵僧七人行道空中涌地形爲方壇

神光照映因劬土求之得石函中有舍利六僧騰空而去其一化爲烏石夫一薩訶也忽而爲東晉咸安以後之人忽而爲西晉太康閒人蓋欲附合會稽記王導之時代故不得不改咸安而爲太康而蕭梁大同修塔之歲亦或改而爲普通是其荒誕不經何足詰也且其異同尚不止此據釋氏書佛涅槃後得舍利八斛四斗阿育王起浮屠於佛涅槃處諸國各齎少許歸國以造寺塔是阿育王自起之塔及諸國所分造猶專指西域言之此其說尚不甚怪自中國人爲之增飾如李延壽謂阿育王一日一夜造八萬四千塔則遍於天下矣卽以薩訶所舉四塔惟丹陽見重於前鄮縣代興於後蕭梁之地不及洛下齊城故二塔無聞焉河南志雖紀嵩小有阿育王塔而不著其異卽長干之舍利自蕭梁亡而亦無復豔稱之者吾甬上之後起則以錢氏之佞佛也彼爲之紀述者旣已顛倒人代恣其附會而逃儒歸墨之徒亦畧不攷其始末膜拜頂禮惟恐不及吾故詳著之以補南雷之所未及

吳綾志

吾鄉自唐至宋皆貢綾唐國要圖云貢交梭綾貞元十道錄云貢吳綾元和國計圖云貢吳綾白附子宋九域

志云貢綾一十四匹寶慶志云貢大花綾一深寧先生
七觀亦誇交梭吳綾之精據舊志言吾鄉風俗不甚事
蠶桑故縑帛俱貴何以登貢物耶惟奉化絕絕密而輕
如蟬翼獨最他產象山苧布獨細曰女兒布見寶慶志
明時稱慈谿葛布見於縣志近則鄞之林村絹見於萬
徵君季野鄞西竹枝詞而交梭吳綾已失其傳鄞之南
湖舊有紡絲織紗諸巷殆卽貢綾時所呼蓋杼軸羣聚
之地而後遂沿其名耳

車螯志

今天下車螯莫如淮南然謝康樂山行記永嘉車螯不
如北海南朝之北海則膠萊也是車螯以齊產爲上吳
產至歐公始稱之而同時王荆公所咏則鄞產豈地氣
先後之不同抑待人而始著耶荆公詩謂其殼可入藥
則又方書所未言者

大算袋魚志

大算袋魚爲吾鄉土物卽所謂望潮者也其大者曰章
舉亦曰章距俗傳以秦始皇東巡棄算袋於水中化而
爲此魚固不足述而羅端良稱博物其爾雅翼以大算
袋魚爲鰓之別名何其舛也鰓之出以夏大算袋魚之
出以秋時旣不同種類亦判予嘗聞海上人語望潮亦

能以鬚纏物而食之羅氏殆因此而誤耶因戲爲詩云
祖龍并六王多算仗斯袋持以贈海若百谷計可會算
囊作墨囊是亦蔡謨輩豈知五曹郎不登十笏隊
吐墨
汁望潮則
未之聞也

鮎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九終
鮎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九終

鮎埼亭集外編卷五十

鄞 全祖望 紹衣

雜文

祝萬九沙前輩七秩序

節逢獻歲正星野之北還序在履端方斗杓之東指慶
初元而撤荔家傳太乙之占撫令節而傳柑戶作紫姑
之卜乃有天生碩果恰逢杖國耆年神祐靈光適值傳
家初度詢皇覽庚寅之日當攝提娵訾之垣時則河渚
梅開湖陰柳綠普天門舊爭逐神鐙佛火而來一介書
生亦隨明月暗塵以至請諸君之前坐聽賤子之一言

恭惟九沙萬老先生前輩南滁助舊名宗東浙耆英世
胄豐沛風雲之種歷四忠三節以傳家英裛棨戟之門
兼六鎮九邊以建節是以王姬下降貳室宏開帝妹來
歸盈門有爛至若數甘陵之圭臬比跡膺滂推汝社之
宗盟追踪方謝葢山理學薪火籍之長存竹浦文章枹
鼓因以不替積十六朝之喬木萃五百里之德星夫明
德之後有達人然極盛之餘難繼起先生則拔幟於過
庭之日已歷時流操觚於就傅之年便驚前哲覩嵇侍
中之狀貌知爲叔夜之兒聽陳司空之議論識是元方
之嗣雕成講義洛陽之箋素俱空選就文鈔鄧林之棗
梨都盡於是挾天人之三對信筆以彤廷揮時務之萬
言含毫以紫禁翰墨映螭頭之日早朝罷後承蕉露以
研磨奚囊載雉尾之雲退食歸來蕤蘭膏而排纂詩成
珠玉新聲播在六宮袖惹氤氳香氣攜來五夜光芒萬
丈凌轢一時文苑揭爲斗樞藝林驚以天半乃復掄才
冀北俱登天駟之羣校士黔南大啓夜郎之陋羨珊瑚
之結網絳帳增輝喜桃李之登門緇幃生色豈期素乏
宦情遽興歸思念故園之松菊厲晚節以相需急舊國
之葦鱸訂佳期以未艾北高峰下別業三椽南屏山前
遺書百卷窮年阜帽訂豕虎之訛滄十載藜牀攷蟲魚

之細碎杜元凱集春秋之解夢魂自膏肓墨守而成衛
櫟齋成戴記之書精力從繭絲牛毛以出野鈔國史羅
網於枯函墜簡之中秦篆漢文摩挲於斷碣殘碑之下
芒寒色正笑石渠天祿之非精日曜霜清嫌菜竹絳雲
之未博凡此蓋巨公元夫所希有寧祇薦紳學士所未
能更有一端尤爲獨感以蕪文之陋劣久慙荒落於三
冬況末學之伊吾長媿空疏於七錄則是此閒儻父了
不異人何意閒世明公竟爲側目殷勤訪戴倒屣傾筐
忼慨推袁班荆贈紵開稚川之文籍盤三壩以借縹緗
啓曹氏之書倉醉一甌而檢部帙道旁苦李得荷陶成

爨下焦桐還加拂拭是則古人知己之恩所以盟之肝
膈而志士神交之感直以等諸生成者也茲當春日之
登龍幸際稀齡之稱兕爲蒼生而屬望甫申嶽降尚期
下

北闕之徵車戀末契而從遊黃綺籌添願長作西谿之
逸老三杯藍尾聊當泛粥之卮一唱陽春好作看鐙之
曲

李甘谷五十序

甘谷去年秋以脾泄病甚醫師視之皆曰不治卽親友
望問見其狀者亦皆曰不治予謂老友陳丈南臯曰甘

谷無死法南臯蹙額應曰固幸其然也但病甚劇奈何
予曰砌里李氏在吾鄉蓋文獻之職志也自櫟軒棟塘
以來十餘世矣賓父子年封若戒菴昭武世其學弗替
而臯堂先生集其成其中若侍御之清望黔撫之懋勛
儀部農部之死事李氏之名德固不僅以文章而臯堂
以晞髮吾汶之風節出而紹之又能以文章發明先世
之忠孝斯其立言所以獨尊況是時也李氏之難亟矣
臯堂以一身支柱其間使九宗七族得保於飄搖簸蕩
之中其功尤巨是又積慶在風節文章之外者也臯堂
傳之東門東門傳之甘谷一綫之寄舊德是憑當有所
以昌大之者而謂如嗇夫之喪之有是理乎張安世懸
記丙吉之有瘳古人不我欺也且甘谷之生也其先太
孺人夢有菊花盈谷菊恬而壽所謂傳延年者也寒香
晚節正未有艾故曰甘谷無死法於是南臯浮白起舞
曰善已而甘谷之病綿延九死浹歲而果愈今年秋坐
蝸廬祓除松梧閣開雲嶺招予與同社諸公尋去年句
餘土音之盟踰月其五十生辰也南臯令畫師爲寫菊
英圖甘谷曰吾今將悟無生之妙以祛浮生之累神遊
於無何有之鄉屏當一切惟是膏肓之痼不能盡療者
此枯吟之積習也其爲我論定之予曰夫橐木死灰別

窺夫義山法海之界洞徹元微此寒山石門二氏之詩境也鳶魚之飛躍沂雩之風咏曠然天放此擊壤江門儒者之詩境也兩者俱非僅詩人之詩而其中有別儒者雖一物不足以嬰其心而無一息不求盡其心之所當爲正非二氏之遺棄世事者比甘谷行年五十矣臬堂之薪傳所萃侍御黔撫以來之門戶所膺櫟軒棟塘以來之弓裘所託天之所以不死甘谷者謂其所當爲者重且艱也非謂冥心忘機僅博一悟於茶鐺藥竈之間以盡八义三變之能而已歐王爭秋菊落英之說解之者曰落始也甘谷之所以丕承舊德者方自此始前此之詩雖工未足以盡其境也請卽以此爲甘谷壽予與甘谷爲十世通家兄弟先贈公遭易代之厄嘗向臬堂先生假館而居非尋常交好比也疇昔少年追隨長者均有碧梧翠竹之聲今俱老大矣力追先正以永終譽願與同社諸公鏃厲之

錢芄庭七十序

老友芄庭錢先生以今年杪春爲七十慶辰諸子頓首乞言於予古無祝年之禮有之自末世其言大率浮誕不可道故予於應酬文字十九束閣而祝年其尤也至於芄庭則不禁有焉五百年來甬上系家莫如楊張屠

陸四姓而錢氏以名德起而齊之導源於紀善大於方伯又數世而爲臨江使君之直節清溪觀察之講學寧國使君之大孝於是明社且屋則有若太保忠介公暨其弟檢討樞部監紀其子尚寶之破家殉國而錢氏亦以此覆巢毀室至於東西逃竄不可復支然且寒灰澀村讓水諸老之固窮支守柴桑之節各以變徵之音鳴於汝社而又有東廬徵君以雄才出而重支門戶而錢氏之破碎於滄桑者始得復疇曩之盛芍庭則清溪先生之冢孫東廬先生之子予於諸老皆不及待僅得交芍庭兄弟雅不媿王謝後人之目二十年前芍庭五十

其仲弟春圃尚無恙同人集於正氣堂下其爲詩以壽之時予年少齒於席末曾未幾時而春圃死其少弟盲隱以廢疾不能出諸錢之衰日甚芍庭隻輪孤另行吟於荒江寂寞之濱欲以三旬九食之餘支東廬先生當日之舊良亦苦矣然芍庭不以老而衰不以蕉萃而喪氣及予采詩之役甬上文獻星散芍庭爲予伙助陸走重山水浮絕壑其所得最多歲時佳日烹雞醞酒必與同人唱酬爲樂而以予之表章其先世之大節也尤傾倒不能自己嗚呼以近日衣冠之式微求如芍庭者豈不爲故家之眉目哉諸子試以吾文爲尊人誦之并以

聞之盲隱以爲何如爾子始以晉文爲尊人爾之扶以
爾不董鈍軒六十序或曰文武之大始末成敗或曰皆貴
董氏於余家在前代並稱朱輪華轂之望其中師友之
淵源科名之譜系姻眷之締連不可以指屈也年來甬
上喬木消沈新秦子弟日以狻獠而甲第之凌夷至於
莫來莫往亦不獨董氏爲然予罷官歸諸董者舊如晨
星其昕夕過從者祇鈍軒兄弟三四人鈍軒之少子秉
純年甫踰冠頗有志於稽古來問學今年七夕鈍軒之
六十也秉純先期郵書至杭乞予言以奉觴余念鈍軒
壯時隨其先公永昌使君北走燕岱東至萊海南抵瀕
雲西遊華嶽其時董氏方當鼎盛鈍軒負奇氣斬斬所
與往還大半騎馬試劍之豪胸中不肯以閉目合眼之
書生自待年運而往永昌官海風波家門摧蕩鈍軒亦
復蹭蹬不遇返智於拙抑才於恬置身於槁項黃馘之
中所有詩歌聊以自遣何其困也世無蘓子瞻誰識陳
季常世無呂伯恭葉水心誰知陳同甫王道夫鈍軒雖
欲不杜門息僮亦何可得況復一二交遊相顧俱無善
狀卽數年以來過從老友南臯以窮死芍庭三旬九食
甘谷巽亭長年病憊予亦頻歲奔走江淮之上詩酒風
流渺然契闊秉純卽欲乘初度之良辰爲高堂謀燕喜

吾恐其擊破唾壺反增感慨也雖然窮達命也枯苑時也而吾曹之所以自立者非命之所能縛鈍軒其借此暮景之消廖益勵其進修之堅忍是則吾粉社契家諸兄弟所可籍手以無慙先人之舊德者秉純方有志於學古其不以吾言為迂則啜菽飲水莫非白華之潔也已

董遜齋母李太君七十序

說者謂古無祝年之文其列之為序也自元之虞楊諸公始也猶未以加之婦人其援例而起也自明初諸公始也榕邨李文貞曰魯侯燕喜援壽母以及令妻則古

人未嘗不及此然耶否耶恐未足以為近日之文例也惟是人子之情其於陔堂南北有不能嘿而已者但求其無愧詞焉斯已矣今年九月董母李太君七秩太君蓼存先生之繼室也董氏為吾甬勾甲族四百年來施行馬者連門蓼存先生言有坊表而行有壇宇巋然為董氏宗老斯固通國所共知方中年時亂嗣未廣思得淑女以助蕙氏之箴而太君來歸其於四行七誡十二訓從容中之已而攝行申饋之事累世素封門戶既大蓼存先生又勤施不怠其綜理庶務以為內助百口之所仰成九宗三鄰之所待命千倉萬箱之所司錄漏四

下而未寢雞三號而遽興非僅僅酒醪魚菽之是議已也而太君井井有條不大聲色咸歸節度至於珠璣之飾統綺之製非不充牣篋笥而蕭然守林下之風未嘗以嬰情紙簾竹閣足跡未嘗踐廳屏而僕從無不歌其淑德蓼存先生下世所生子三俱已頭角嶄然各有成立太君泣然流涕曰所望於若輩者寧止是守爾父之田園已也出則克自樹立以追蹤先世之勛闕入則毋忘爾父樂善好施之懿德以替其弓裘斯則若輩之所以慰我矣及諸孫漸長亦是以此語三致意焉故其子若孫皆循循守禮不墜其家聲宐乎彤管之譽聞於閭

史而旣壽且康以享福履膺遐算也今太君鶴髮且種種矣拜前拜後者其翠竹耶碧梧耶芳蘭之苗耶晨羞夕膳其白華之潔耶董氏之宗親陪彩衣而舞捧兕觥而前者其松之欣耶柏之悅耶諒哉其足以輟然而稱慶者也太君第三子乞言於予予生平不敢妄爲祝年之文以蹈震川橫目三足之誚但以太君之生平實有不愧於中壘蔚宗之所稱者約畧詮次之以爲序

祭蒼水張公文日

嗚呼十九年之旌節此日全歸三百載之瓣香一朝大去漢皇原季布

聖朝之大度如天柴市殪文山異世之孤忠若一為問
 南屏深處孤魂已為忠武忠肅之隣試看朱鳥飛來野
 祭半在重三重九之日惟茲粉社雖甲乙之侶無存瞻
 彼蠓灘願蘿薦之遺未替適逢忌日薄薦生芻溯遺事
 於七十八歲之遙若存若歿夸豐功於三十一城之捷
 可涕可歌固知此志之長存更幸主平不類其然乎
 熙朝之不諱重歌薤露以當平陵若其足以雖然而
 錢忠介公大像繪成重題栗主入祠祭文代錢濬
 恭作
 嗚呼百年桑海已埋骯髒之腸再世影堂重肅清高之
 像痛當時之忠憤貶秩僅用白鸚攷身後之褒崇依例

應加赤芾

忠介遺命用五品飾已遵之以殮矣然監國

以遺命而格之也故予倘漢官儀而可問稱唐宰相其

主仍用一品服飾之議何疑乃準諸通家後輩之公言非敢違烈考臨終之末

命前者炎威肆虐栗主邁災夷伯震驚自慙負慝新宮

慟哭又已歷年雖生有所自去有所為神明無所不周

而魂則已升魄則已降憑依究將安託嗟茲孤子亦已

七齡為念衰門兼承諸父敬求佳植既卜吉之可庸改

用新題庶栖神之有地嗚呼四忠一節偕騎箕尾以翺

翔上穆南昭望駕雲車而盱蠻又況捧指南之集編次

甫成招蹈海之魂碑銘初備

時予勸公子為昔檢
討諸公行大招之禮血三

年而已碧恨終古以何窮敢曰維馨庶幾不吐

合祭錢張二公文

錢公以六月五日卒張公以六月九日生

嗚呼琅琦江上溯往事以魂消雍睦堂中問遺年而腸斷豈意上相歸魂之日正值元樞降嶽之辰前輝後光同符合撰悲風來黃蘗百年尚有孤兒夜雨落南屏一綫更歸何處古稱忌日不著生朝屬在故人何妨合席敬陳二簋以返雙車

合祭錢張二公於砌街李氏文

嗚呼義公魯公為梓里忠貞之重此堂此祭原砌街文獻之遺黯淡南雲魂魄化為朱鳥蕭寥北郭精英猶在

蒼宮唯甲乙之子弟尚存即蒿薤之哀思弗替敬陳明水酌茲忌辰謹以李氏宗海先生果堂先生配席尚享

祭楊元徽明府文

嗚呼哲人萎而浩歎雄圖蹴而悲鳴望西靡於咸陽之樹瞻東隕於太華之精是固通國為之心惻千人為之神驚而況乎誼實關於門舊譜幸託夫友朋伊明府之令德實盛世之芳型語闕閱則原跨西海問門第則宿著東京乃以毓雀銜環之德世召升鱸集舍之禎弱歲而玄亭奪燾髫年而崑體齊稱德祖之機鉅閃鑠盈川之頭角崢嶸而且凜四知於暮夜戒三惑於生平允不

愧而不忤抑有物而有恒早列賓與之席遂登
天子之庭惟神明之則哲獨相賞於羣英謂往哉其汝
諧特簡爾以專城翳甬東之彈丸爲濱海之戶扃旣商
舶之雜處坊奸宄之易乘況積年之凋敝又荒饑之薦
更民力困而未蘇人心震以不寧譬鴻翼之見折擬魚
尾之將頽迨明府之下車沛雨露於風霆以爲張弛之
有道在於溫肅之並行不有懲也何以勸不有摧也何
以興彼小民之椎魯驟心悸而目瞠及積久以共喻羣
沐浴於和平故孰殺之謗止而誰嗣之頌興出東城之
百里本斥鹵之縱衡困潮汐之出入且有田而莫耕爰

陳書於闕府啓帑藏焉計程相流泉以置閘觀夕陽而
建磴羨泥塗之可化慶膏腴之漸登至若葺千尋之雉
堞壯百堵之藩屏觀子來之畢集何鼙鼓之克勝凡此
皆興作之要務而卽爲賑恤之大經夫惟仁則有勇誠
則生明是以胥吏絕舞文之隙苞苴杜由竇之萌竿牘
爲之不作城社爲之肅清并無暇援琴而弄鶴祇有事
戴月與披星因之三異聞於制府上攷達於中丞輶車
錫之章服

御屏志其姓名在我輩固皇皇乎借寇之慕而使君亦
戀戀於用趙之情方且徼福星之長在願弗令

魚城集卷之十一
靈書之見徵胡三尸之爲虐羌兩豎之頓嬰偕諸生以
問疾望公所而怦怦忽臯某之大呼已升復於東榮招
芳魂兮不來徒躑躅而屏營問遺言於侍者述餘憾之
未瞑感

天恩之高厚徒結草於三生遠盼山南之喬兮腸斷近
撫堂北之護兮淚零鄭公之渠莫竟張令之郭誰成迨
彌留而大漸向哲嗣以丁寧戒持身之維正母隕墜夫
家聲是亦可以想見夫表忠裏孝之敦摯而追信夫臨
深履薄之戰兢論彭殤之一致縱達觀於蓬瀛齊死歸
與生寄寧粘滯於骸形又況其來也斯民之父母其去
也大造之精靈所可朽者骨肉所不泯者汗青而獨是
望棠陰之如昨埋玉樹以何能不能不怪夫天道之無
知而悵彼神聽之難憑

剡源二哀

有序

予嘗窮六詔諸山水之勝各爲詞以侈之然皆宋元以
前語爲多載思因國之季陸觀察周明募兵寨在榆林
周貞靖囊雲草瓢在小盤谷是二蹟者皆足爲剡源稱
重而又皆鄞產也乃補述之以爲他日圖經之據

榆林風景兮清且嘉山人住其中兮餐流霞在昔宋元
厄會兮遭陽九公棠置砦兮勞防守三百年來兮龍蛇

爭不驚草寇兮驚義兵彈丸兮海角隻手支天兮力薄

乃有夸父兮奮戈不遠鄧林兮逐逐我祖兮我父五世

相韓兮登系譜購力士兮無椎訪滄海君兮無所碧血

兮浸淫耿耿兮此心此心兮不移肯與崦嵫兮俱沈觀

初立寨時本為馮王二督師犄角兩我過遺寨兮弔故

蹟嗟土花兮如墨呼空谷兮蕭寥聆荒谿兮於邑誰謂

洞天兮不幸屠雲割瀑兮遭薄命彼忠孝兮所過存縱

歷劫兮非病吁嗟乎芳魂兮其可招猶凜然兮山之臯

草瓢大於斗吾髮之所儲披緇不傳衣此意將何居試

瞻雪竇兮密邇有故相兮登堂謂林閣學增志也生徒兮雲集

我獨掉頭兮別有行藏不為異姓之臣兮肯為異姓之

子笑彼逃禪者流兮久假不歸而忘所止白雲兮一鋤

蒼松兮一笠愛泉流兮齒齒跣足而前兮寧病涉長齋

兀兀兮不關佛祖之法輪時或返我邨居兮不妨一過

夫細君步懸崖兮有奇木拾野燒兮得餘材斲為養和

兮擁為鑪山靈亦憐我之寡諧也吁嗟乎樵灣樵樹猶

如故邈高風兮其誰遡

哀石將軍廟古樹辭 有序

城西六里有石將軍守信廟其雙樟樹相傳以為建炎

時高橋之戰將軍帥神兵出樹葉俱變為蜂以助陣者

也其說雖似誕然如六朝侯景之難杜稜夢大雷雷池君周何二神乘朱航以甲仗下稱討景則亦容或有之國初一樹先萎周先生鄧山爲記末引諺語猶以再生望之雍正丙午大風并隕其一社木消沈爲可悵也乃摘詞以附鄧山之餘

入故國而下車兮愛喬木之蒼蒼況神爽之所依兮歷千載其有耿光溯將軍之佐命兮吳越尚阻於南荒暨浙東西之聲教來同兮將軍已騎箕而上翔求立廟之故而無徵兮意者如水之行地而無疆旣不鄙夷我下邑兮敢忘薦誠於椒漿乃茲廟樹之插天兮與古社木

以爭芳我聞建炎之蒙塵兮泊蠓灘以旁皇彼女真之猛勇兮幾所向其莫當渡揚子以東下兮不血刃而踰錢唐惟第九洞天之在海隅兮久未罹兵革之殃凜先聲其豕突兮欲追風於六龍之飛航將軍之靈赫斯怒兮橫長刀而慨慷彼葵心之未死兮矧枌蔭之難忘乃戒嚴於二樹兮日爾固以良木稱豫章其爲我洩此憤兮率蜂蠆以啓行迨高橋之接刃兮彷彿神將之堂堂樹青銅之柯以爲斧兮驅鐵幹以爲旂飛霜葉以劾靈兮敵兵爲卻走而踉蹌嗚呼以風雲之神物兮而震驚於桑海之天狼君臣之際會亦遠兮遺庇尚令人慨想

於甘棠我嘗痛哭於當時之諸將兮三十六策之莫知
 所從望塵而遠遜兮不有其國有其躬彼張俊之請海
 舟兮早定計於伏戎幸相如之仗策兮殆即將軍之神
 誘其衷卒之欲再舉而膽落兮致城郭之一空雖報慈
 之古佛兮亦避地於別宮想將軍為彈指而出血兮二
 樹亦闐然其有戚容然館頭之得以遠颺兮尚籍此一
 戰之功向令諸將之肯前兮神力將倍致其奮庸三江
 七堰之難諳兮何患不啜泣於途窮彼大酋將何恃兮
 有如鳥之在籠車廐之寨可殲兮築京觀以崇封豈不
 為藝祖吐氣兮更奚勞黃天蕩之交鋒嗚呼神勇則已

鼓兮奈人力之弗同嗟茲二樹之競爽兮謂當天長地
 久以憐蒙當一介之初弱兮或望南枝之再葱胡慙遺
 之卒難兮又喪之以暴震豈如莫邪之招于將兮終有
 合於雌雄殆天年之必有所盡兮不辨夫猿鶴與沙蟲
 不然胡不震張俊之廟兮我將訟風伯於天公

五嶽遊人哀詞

同陳南臯李甘谷

嗚呼四窗於邑五嶽沈昏誰裂清馨誰實大椿鶴浦潮

汝有淚同吞

南臯陳汝登

老成幾盡學統將淪黎洲慎獨用

微求仁誰更灌灌揭之斯人

謝山全祖望

二老悽愴牛翁酸

辛何況我輩能無斷魂為位而哭天喪斯文

甘谷李

在

昔世父莫逆寒村兩家子弟並茁蘭蓀追隨講會連袂
接茵相期和鳴以光師門豈料所造成否各分一遯長
風直抵天津一困中流失船遭屯瞠乎其後莫逮絕塵
廿年以來泥水沈湮固窮雖樂十口紛綸胡奴之粟耳
不欲聞三旬九食誰爲過存素心吾友古誼惟殷出之
沍凍賚以陽春每來詆使強飯是詢睠念老伴晨星難
捫相期晚節白頭如新庶幾夙夜葆茲天真嗟哉世父
宿草已陳再世玉樹猶臥荒雲麥舟之致歲必諄諄聽
之邈邈嗟彼僂民而今已矣我益隻輪涸轍之魚長橐
其鱗陳南予年十五隨侍先君杖履之來於西湖濱曰

予今日特訪阿羣愛此孺子拔俗嶙峋句餘清氣萃於
宿根從此忘年以執友親征夫奔走京洛逡巡魚雁往
還相接以神勗予匡時道在反身二曲之教亟宜持循
緇素之戒尤書諸紳予罷官歸扁舟角巾叩所新得挑
鐙細論商榷行藏定山是嗔實獲我心願言卜隣謂能
如此道高而尊積年荼苦慰言良勤予賦絕糧以擬戲
賓流傳函丈四顧而呻曰此誰恥急輸十困雖學微生
不厭其頻精英宛在咳唾如聞河海之迹窮流難因豈
予之私天下所云全謝砌里世好自祖及孫惟四詩伯
才力適均擬之蕙芷同心共薰松梧閣下握手欣欣有

花連枝有酒合樽八义已就永夕相醺不肖兄弟亦荷
 陶甄時聆緒論偷染墨痕白華失怙獨雁離倫塊然小
 子屈而不伸况復多難瘕狗狺狺况復沈疾三彭斷斷
 應憐孤另何以自振仗庇夫子有來溫溫挾我以續飲
 我以醇臭味所及橐木回曛序我先集憂我後昆中心
 藏之莫報厥恩粟蘭在架手澤未泯胡忽告逝赴者在
 闡病魔驚起涕洟浹屑泉臺長夜舊雨重敦借我父輩
 再咏寒筠為言孤子曰墜雰氛李甘嗚呼所可惜者驟
 丁不辰雖開八秩未屆庚寅嚴風颯颯冷露沄沄南所
 不慊者南嶽逡巡方遲展齒不接清芬靈其過之洞庭

之濟

謝山

南阜有狀既清且馴雙非有志中穿勒珉我亦

和淚輓茲孤墳

甘

蕺山講堂策問

問學者所以求廣其未知未能也山長空疏荒落慙不
 足以為諸生師方望教學相長或得補炳燭之光焉再
 發問而莫對也不知則其不對也固空然何以課後亦
 不問也方且譁然咎山長教以所不知則非求益也今
 山長更端以敬問於諸生諸生去念臺先生之世如此
 其近也其肄業之地即念臺先生之舊塾也是亦易知
 也已念臺之學本於許敬菴敬菴出於甘泉甘泉出於

白沙白沙出於康齋其門戶蓋與陽明殊世之混而一之者非也然康齋之門以白沙爲別派念臺最服膺康齋而白沙則有貶詞甘泉則無稱焉何歟是其五世之澤異同純駁諸生能言之歟念臺之高弟卽其居近蕺山者左顧則解吟軒有朱綿之右顧則石家池有陳敬伯其生平顛末亦有能言之者歟是豈亦荒遠而無稽者乎夫循循誘人山長之事也教玉人琢玉非學者所宜言也試言之

端溪講堂策問一

掌教敬問諸生蓋聞講堂之立學統最重古禮所謂必釋奠於先師否則必有合蓋先師者其一邦之宿德嘗有功於道者也有合則以其國無足當此統者而近而合之隣封之祀也粵中先師如唐之趙如宋之梁與陳華路藍縷以啓山林尚未登大儒之壇也白沙陳文恭公者出超然自得其學雖出於吳康齋而別爲一家粵中學統殆莫之或先也白沙授之甘泉其門戶益盛受業著錄四千餘人當時稱爲廣宗同時與陽明分講席當時稱爲浙宗終明之世學統未有盛於二宗者而河汾一輩之學幾至遏而不行然浙宗與廣宗亦極有異同互相可否以廣人而爲浙學者薛中離楊復所其魁

也浙宗至是始並行於廣中掌教浙人也諸生廣人也
溝澮本通宗支可合其家數倘得而詳之歟白沙之學
非可輕議而甘泉則後人不能無疑之者謂其到處建
立書院門庭雜沓實啓隆萬以後講學之弊若鈴山堂
文集一序似不可謂非晚節之玷因謂白沙弟子特以
位望先甘泉而能得白沙之傳者當推林緝熙或曰當
推張東所李子長謝天錫諸生能述其人之淵源乎甘
泉弟子在粵中者龐弼唐其巨子也實能和會浙宗使
二家異同之旨疏通證明而無所礙今累經兵火之後
林氏張氏李氏謝氏龐氏遺書尚有存否其與龐氏同

時講道於嶺嶠者葉石洞唐曙臺之徒而曙臺亦頗攻
浙學其與龐氏孰是而孰非歟諸生其亦嘗講明之歟
卽薛楊二家爲浙學亦孰醇歟乃若泰泉黃文裕公於
白沙爲後出於甘泉則同時顧并浙宗廣宗而皆不以
爲然是又粵中別一學統也泰泉之窮經博物明儒中
葉未有出其上者其論學不合於湛王亦各有所見諸
生能言其略歟然而泰泉之高弟盧冠巖則頻問難於
甘泉而以不得侍陽明爲恨是又何歟冠巖之所著曰
獻子偶存其中大有見到之言今之廣東志乘泯然不
爲立傳是何文獻之闕失歟瓊山大學衍義補其言粹

矣然而妬定山排三原修實錄則毀白沙何其行之舛也涓厓以大禮蒙謗而論學之言有可采同時醇儒如莊渠亦頗稱其人其故安在乎至於東莞陳清瀾則俗儒也巧狗政府之意而攻陽明并隱譏白沙以自附於河汾之統蓋有窺見其底裏直斥爲小人者然而當時則涇陽序之近日則亭林稱之稼書諸公尤尊之則又何歟唯端溪講舍向未有先師祠宇可謂禮典之大失今掌教且言之有司特舉其禮將與諸生薦溪毛以行釋奠之文而其源流不可以不曉然也諸生試一縷陳掌教且束帶而聽焉

端溪講堂策問二

掌教敬問諸生夫輿地之學讀史者所最重也諸生粵人其於粵中之文獻諒所畱心請以五嶠言之湖南得其一廣東得其一廣西得其三然其第三嶠之都龐漢志以爲九真故九真郡有都龐縣宜無可疑鄧氏南康記本之而水經則以爲桂陽之南平裴氏則以爲在揭陽若揭陽之說爲信則廣東多其一矣而厚齋王氏又謂都龐宜在湖南諸生能折衷之否滙水出於都龐之嶠粵之大川也其實卽滙水亦卽滙水乃滙以滙之字形而譌滙以滙之字音而譌而且滙之累變爲灌爲淮

為涇湟之累變為湟為橫不可究詰鄒誕顏師古丁度
 皆為之溷諸生其悉數所自出否況湟水又別名桂水
 又名鍾水其隨所在而異稱則又何歟泰泉謂尉佗嘗
 改南海為南武而引南武侯織以證之夫織乃騶王無
 諸之族也非尉佗之臣也其以南武名國或南海境中
 舊有地名南武者為織所據耳若謂即尉佗所改織安
 肯取以名其國乎其說無據泰泉博雅君子也獨於是
 說則予未之敢信諸生以為然否尉佗既據南海為王
 矣漢人尋又封南武侯為王文穎曰蓋遙奪佗之一郡
 以虛封之而織實未得王其地也夫百粵君長在域外

無可虛封之理況南海王在文帝時嘗入貢於朝矣其
 後謀反淮南厲王滅之遷其軍於上淦遷其民於廬江
 未幾廬江之遷者復反厲王復滅之則確然非虛封矣
 既非虛封則豈別有一南海郡者乎其與尉佗分疆而
 王史漢皆失之今雖不能得其詳然約略之當在何地
 粵人從無能言之者以故二千餘年但知粵之開疆者
 為尉佗而不知尚有騶織何也諸生其曾參稽而攷核
 之歟抑又聞都龐嶠水一為涇水而入海矣其一又自
 湘水而入江夫五嶠大川不通南瀆說者以為地絡之
 所限也而亦竟有會七澤以來歸者然則於岷峨未嘗

非通津也諸生少長之地亦能言其源流否其尚各據所知以對無負掌教踞觚之勞也

端溪講堂條約

一正趨向

書院與學校相為表裏學校盛則書院與之俱盛書院衰則學校與之俱衰宋明以來歷可徵也今當五百年聖天子宏作人之化憲府大臣實宣布之葺講堂萃圖籍以成文明之盛粵中遠在嶠南不遠五千里延掌教以莅之所望於諸生者甚重固不僅區區章句之學博一科舉而已也況此閒前哲張文獻崔清敏以來魁儒

時出白沙才伯南川甘泉弼唐中離曙臺諸先生學統迢遙弓裘不替而邱文莊梁文康海忠介陳文忠並以勛業風節起而翊之雖諸生未必遽足語此然豈無中人以上之資尋墜緒之茫茫苦質疑之無自者乎掌教願進而語之

一勵課程

院中藏書不下萬卷雖無祕冊而實皆諸生布帛菽粟之需苟通是是亦足矣掌教固不敢薄待諸生然諒近來士習沈溺於帖括之學未必畱心及此也夫學問豈在帖括然即以帖括言亦非讀書不工諸生即未能遽

讀十三經注疏通志堂九經解然於五經四書大全其
會熟復乎卽未能遽窺廿三史然於資治通鑑綱目文
獻通攷其會詳觀乎卽未能徧覽諸儒之語錄講義然
於性理大全其會研究乎自今以始願諸生分曹定課
日有章程其有疑義拈籤以問每人各置一攷課冊填
寫所業於其中掌教五日一升堂或墨或覆講其必能
啓發神智薈萃古今從此更上一層讀盡諸書不僅以
帖括之士終而亦必不爲尋常庸劣之帖括也掌教其
待大叩小叩之至而應之

訓出白一習詞章

功令以帖括取士諸生之汲汲於此亦其勢也然功令
未嘗專任帖括二場之表以觀其駢體論以觀其散體
判以觀其律令之學三場之策以觀其時務進而爲翰
林則有館課之詩賦以觀其韻語苟能是是亦足矣諸
生倘能如掌教之言通明經史性理其於表論判策已
非所難然而行文之體或尚未嫻仍不出帖括家數以
應之亦非矣則八家文集及朱子文集不可不讀也亦
須時時習之掌教當爲別裁其體之不合者詞氣之駁
雜者媵羣雅而歸於大醇是所厚望於諸生者也詩賦
則粵中自有嫡傳張文獻公以來世有其人近而南園

五先生廣州之三家皆驚代才也向例院中二課止及帖括今掌教添古學一試各具策問詩賦表論諸題諸生能者各報名赴課不必求備亦不強人以所不能也掌教當自捐筆資以爲獎勸之助

一戒習氣

士子束身敦行未有不守禮教而能至成立者泰山安定二先生所以能啓兩宋文明之盛由於立教之有法也向聞院中課試陋習極多試藝則不在公堂列坐各歸其舍是卽鈔襲等弊所由生而且卜晝不已繼以卜夜甚至更漏過午夜相浴成風以致督學使者試日有所降黜大爲掌教之辱甚至遷延至次日始繳卷豈非荒唐驕慢之一大徵乎掌教向主浙之蕺山嘗力禁之不許給燭今念諸生因循已久姑稍寬之每試自未牌卽升堂親自監收許諸生以上更爲度旣上更掌教卽退其過此而交卷者不閱三次犯規卽移咨斥出講堂先三令而五申之諸生勿怨也其諸生告假銷假自有冊籍至於每日不無出入在掌教亦無不情之阻遏但皆須稟知無得率情任意是卽禮教之一端也至於掌教之來乃憲府所資給諸生以師弟之誼或少致時物非不知其雅意然而人心不古物議易生絳帳青氈不

可以受藏垢納污之語爲此亟行諭止萬勿過於多情諸生但能奮然自拔於流俗之中不爲俗人而爲端人不爲俗學而爲正學他日院中著錄足爲掌教之光掌教卽拜諸生之賜矣更不須其他也至於諸生聚處樂羣友朋鏃厲最是樂事友其賢者矜其不能者當戒澆漓消嫉妬相接以虛衷相勉以古道相期以遠大之業是非但掌教之厚望於諸生亦卽憲府牧伯諸公之所同情者其或造言生事分門結黨飲酒狎邪試藝則代倩傳遞種種疵謬以致斥逐譴責在諸生諒必無此但掌教不得不戒之於豫也

謝山先生之書有絕人者三事學守宋儒義研漢語一也
覃精二部兼綜子家二也志心致語旁擇蘇文三也蓋近

世諸儒窮經者多忽史尊漢者必鄙宋先生獨母百代成一

家言未學沾弓畢生雖充惟古文志有叙事多傷支蔓又氣

矜好罵無儒者氣象如痛斥毛西河之甚詭極詭部念魯爲

學究至作西河別傳評私說言成如醜爾聖人西河固非長

者亦何至此其說淫武誠所不免要自卓識絕人者

國朝經儒首開筆跡思援尤辨然儒者力守王學正傳以一諸

生与然文端李文貞諸公抗何可輕相訛謀耶 慈缺跋尾

鮎埼亭集外編卷五十終

